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第十七回 爭內閣藩邸擊疆臣 謀撫院道台獻歌妓

話說媛媛積恨成疾，日益憔悴，且自抱病後，除隨行的娘兒伏侍外，更無人慰問。因媛媛進來，以聲色為諸姬所忌，至是抱病，方冀其速死，因不特不來慰問，且時聞房外有訕笑之聲。有消他舊客未忘，相思成疾的；有笑他紅顏薄命，應受夭折的。媛媛病中約略聽得，憤火中燒。那袁大人所以欲得美姬，只為清歌要樂計，與少年多情蘊藉的，卻又不同，故冷夜清思，益增愁惱。呻吟間，謂娘兒道：「妾向不以富貴關心，卻被你們牽誤至此。試問你待他好意，甘心撥弄，至今安在？」說罷不覺歎息。娘兒亦無語可答。惟見媛媛口中咯血，沾濡牀褥，那娘兒替為拂拭，不勝感咽。欲乘間告知袁大人，惟督署事煩，一日之間，半在客廳，要接見屬員，半在簽押房，畫理卷宗，幾無暇晷。公暇只在上房，又以太太、姨太太俱在，不易說話，娘兒也不敢前往報告。更有時因要政人京會議，恒三五日不回。

恰次日，那娘兒至門外，使僕人取姜湯，適袁大人自內出，那娘兒迎前，告以媛媛病將死。袁大人道：「我還不知。今適要人京會商大政，此時便要啟程，不能再緩。汝先告美人，善自調理，我不久便回。」說著出衙去了。

那娘兒回告媛媛，那媛媛道：「嫁得一堂堂方面大員，所得亦不過日餐夜宿。若嫁了個平常土商，未必便餓死去。妾何辜以至於此！還怕珠沉玉碎，終無人知覺，亦將何用。」說罷，又復長吁短歎，咯出血來。娘兒慰藉了一番，終不能釋。是夜，竟以咯血不止，面白唇張，奄奄一息。捱至五更時分，一命嗚呼，敢是死了。

那娘兒到（此）時，追念數年追隨，不覺感動，大為拗哭。

不得已，亦報知太太。適袁人京未返，太太念人只一死，亦欲從厚營葬。惟諸姨太太無不恨他，交相讒阻，只草草經理葬具，即逐娘兒出署。那娘兒憤極，欲尋楊忠告訴，奈楊忠已隨赴山東。無可如何，只得略典衣物，自治行裝，回上海而去。

時袁世凱雖然在京，惟任上各政及署中各事，仍不時著人隨時報告。那日聽得媛媛已經死去，心上不勝悲梗。欲援筆自作悼亡詩，忽門子報稱慶王邀往相見，有事商議。袁世凱便不敢延誤，即穿衣冠望慶邪而來。適慶王子先在座，見袁世凱有些感容，便問有何事故。袁世凱答道：「弟對兄本無不可言，自蒙王爺拔擢，升任北洋，披理公牘，日無暇曼，公餘之暇，只有金姬聲色，略解煩惱。今不幸物化，故不免戚戚，休要見笑。」慶王於道：「金姬從那裡得來？想必是天人。若是不然，足下斷不至如此眷戀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是個南妓，以數千金得之，最解人意。不特色可羞花，抑且聲能戛玉，是以不勝憶念。弟並更一言，恐不止弟後房未有其比，實北妓中所未有也。」

慶王於道：「近來南妓身價漸高，若像足下所言，是名稱其實。惜弟生長北方，所見南妓無幾，未得一廣眼界。」袁世凱道：「蘇杭地方，女色為國中著禮，足下欲得，固亦不難。」

正說著，慶王已出，忙起行禮。慶王道：「彼此知己，何必頻頻講禮。」慶王子插口道：「袁兄今遇一不幸事，後房喪一絕色佳人，故心上不大舒服。」慶王笑向袁世凱道：「然則足下亦是情種？」袁世凱道：「自古英雄無不多情。」說著大家一笑。袁世凱又道：「不知王爺相召，有何賜教？」慶王道：

「明天在政務處會議新政。因日前足下在任上，奏陳組織立憲應辦事件，力主先建內閣，明天會議，就為此事。想軍機諸王大臣皆到，足下須依期早到。」袁世凱道：「王爺料此事可能辦到否？」慶王道：「這卻不能預料，想其中必有反對的。因今已辦事之難，固在意中也。」袁世凱道：「若不重新組織內閣，何得謂之立憲？門下必以死力相爭。」慶王答聲「是」，袁世凱便辭退。

時袁世凱權勢方盛，京中已不知幾人覬他的行動。自從到京後，一切舉動倒被人偵探。就中最留意的就是鐵良。那日聽得袁世凱過慶王府相談，不知議論何事，便即穿衣來見袁世凱。

那袁世凱早知鐵良不是自己的同氣，但終想交歡他，以求和洽，便接進裡面。鐵良明知袁世凱主張建設內閣，便故意說道：「方今國勢日弱，若不能改革政體，實不可為國。但盈廷聚訟，左一人發一議，即有右一人出來反對。凡事難辦，實在可歎。」

袁世凱聽得，深以此言為是，並不疑鐵良有詐，因此答道：「足下此言，正與今日慶王爺說的相同，可謂洞中今日時局的肺腑。」鐵良聽得此話，就知慶王是贊成組織內閣的。

鐵良仍故意詐作欸。少頃退去，心中暗付道：「若真個組織內閣，必將以慶王為總理大臣，以袁世凱為副總理大臣，是政權更在袁世凱手上，實不可不防。」便急往見醇王載灃。

因知醇王是當時皇帝的胞弟，除了他更沒別人可與慶王相抗，正要借醇王之力，來阻止內閣。故相見時慌忙說道：「王爺知國家變故否呢？」醇王聽得大驚道：「有什麼變故？某實不知。」

鐵良道：「慶王總不懂事，任袁某人播弄，借立憲之名，要建設內閣，自然先要解散軍機。王爺試想，軍機裡頭歷來都是我們宗室人總執大權的，若一旦解散而建設內閣，雖以慶王仍任總理大臣，但任那副大臣的一定是袁世凱。那慶王不過袁某的傀儡，是不啻袁某為總理大臣了。且弟聞內閣一設，凡宗室人不能以親見任。他並云：『滿人皆奴才子弟，不懂國計，內閣裡頭不能輕易委任滿人。』顯然要攬權專政。弟觀操、莽之事，頗為寒心。今袁某總領北洋管鑰，又兼數鎮兵權，若要反動，不過彈指間事。且聞袁某向與革黨周旋，事雖傳聞，究不可不慮。」醇王聽罷，不禁悚然，便問將如何處此。鐵良道：

「弟聞明日在政務處會議此事，望王爺屆期必到，務要力爭。我國存亡，在此一舉，王爺不可忽略。」醇王聽罷，點頭稱是，並道：「你且退去，我已有主意。某在一日，斷不能使彼得志也。」鐵良稱謝而去。醇王此時氣忿忿，深恨袁世凱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醇王即令左右備下一柄六門短槍。家人總不知醇王意，但見他餘怒未息，又不敢問。左右只得呈上一口短槍出來。醇王接了，一言不發，即藏在身裡，傳令備轎。左右更不敢抗，立令轎班掌轎。醇王便令跟人隨著，乘了轎子，直望政務處來。

到時，已見有數人在座，都是四相六部及軍機中人。大家向醇王見過禮，然後坐下。好半晌，才見慶王、袁世凱一齊到來。醇王見袁某此時方至，已滿心不悅。大家見禮分坐後，少不免作一會寒暄話。各人見醇王面色不好，知道有些原故。不多時，把建設內閣一事提出，慶王先請各人發議。往時凡議一事，凡與議的大臣，都揀最遲的時候方到，到後只模稜一會，即會飲而散。

那日各人到的獨早，因有贊成的，預定發言，有反對的，又預定辯駁。故提此議時，袁世凱即發議道：「方今朝廷有鑑於世界大勢，苟非立憲，不足以息內亂而圖自強，故首令籌立基礎。弟以為欲行立憲，先建內閣為本，然後分建上下議院，君主端拱於上，即不勞而治。弟以為此乃萬年不朽之基，望各位認真研究。此事若成，國家幸福不淺。」袁某說了，當日慶王子方任商部尚書，時亦在座，即繼說道：「袁公之言，甚為有理。弟曾到過外國，見他政治井然，皆由責任內閣設立議院所致。君主固可端拱望成，國家亦可久安長治。願諸公贊成袁某之言。」當下慶王、袁某聽得慶王子所說，都點頭微笑。袁世凱又道：「畢竟見過世面的，見識不同。今王子所發議論，實宗室中錚錚佼佼。」

那時各人都不發一語，單是醇王怒不能忍，先向慶王子道：

「方才作的說話，單是袁某合說的，如何你也說此話？」說了，便又向袁世凱道：「請問足下新設內閣用人之法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設總理大臣一人，副總理大臣一人，總理國政。此時組織政黨，倘或政治失機，內閣可隨時更迭，自不致有政體敗壞之虞。且內閣責任為立憲國所必要，想是王爺所知，又何必問。」

醇王道：「我知道此事為足下所贊成，因內閣若成，政權可在足下手上，任如何播弄，亦無人敢抗了。但我國開基二百餘年，

許多宗室人員，承繼先勛，得個襲蔭，未必便無人才。

斷不把政體放在你手裡，你休要妄想。」袁世凱道：政黨既立，自然因才而選，斷不能因親而用。若雲立憲，又欲使宗室人員盤踞權要，不特與朝旨滿漢平等之說不符，且既雲立憲，亦無此理。」醇王怒道：「什麼政黨，你也要做黨人？我偏不願聞那個黨字。你說沒有此理，我偏說有的，看我這話驗不驗！你不過要奪我宗室的政權罷了，我偏不著你的道兒。」

袁世凱亦怒道：「王爺你如何說這話？只說要建內閣。並不曾說我要做內閣總理大臣，奪你們什麼權柄？王爺此話，好欺負人！」醇王道：「有什麼欺負不欺負，你做那直隸總督，喜歡時只管做。若防人欺負，不喜歡時，只管辭去，誰來強你！」袁世凱此時更忍不住，便道：「今日只是議政，並不是鬧氣。

但我不得不對王爺說，我做直隸總督，沒什麼喜歡不喜歡。若王爺不喜歡我做時，只管參我。」醇王至此大怒道：「你量我不能參你麼？我不特能參你，我更能殺你，看你奈我什麼何！」

說著，就在身上拿出一根短槍出來，擬向袁世凱射擊。各人無不吃驚，或上前抱住醇王不令放槍，或將醇王手上的短槍奪去。

醇王猶悻悻道：「我必把你殺卻，方行議事。」袁世凱亦怒道：

「汝那裡便能殺得我？不過演些野蠻手段。成個什麼議會的樣子！」說了，醇王只是怒氣相向，袁世凱也不相下。

慶王道：「今天只是議政，如何便鬧出這般笑話。老夫也不願看了。」說著即出。便有做好做歹的，把兩人勸開。一面又有人說道：「袁公本一片好心，思為國家改良政體，本無他意。在醇王爺未嘗不同此心，或因讒言所間，亦未可定。自後當無芥蒂。前事也不必提了。」醇王聽到「或因讒言所間」一語，也不免愧作，且又見慶王悻悻先去，亦覺自己太不為慶王留體面，似不好意思，況自己舉動，亦太過孟浪，便一言不發，無精打采去了。袁世凱卻對各人說道：「不料今日乃見此事。

傳出去各國聽得，只留個笑話，樂得道中國大臣的野蠻罷了。某今後亦不願與聞京中內政了。」說罷，歇一會，各人倒勸慰過了，慶王子便牽袁世凱齊出，各人亦不歡而散。

次日，袁世凱辭過慶王，要回任去，當面訴一番不平的話。

慶王亦為安慰，袁世凱即回北洋去了。一來在京受了醇王一口氣，二來回到署中，已失了媛媛一個如花似月的美人，終日只是悶悶不樂。各屬員到來回復公事的，只隨便應了。各屬員倒知得醇王拔槍的事，倒替袁氏不平。那袁世凱每日見屬員，都道：「自今以後，任國政怎麼腐敗，概置不理。」但總礙不過慶王情面，偏又事有湊巧，那日又議將滿洲三省改為行省，要撤了將軍，改設督撫，因此慶王又請袁世凱入京會議。袁世凱初也不願去，那慶王亦恐袁世凱積憾不來，便令自己兒子往北洋解釋前日嫌疑，并同袁世凱入京，好同議各政。

那日慶王子到了北洋，袁世凱就傳幾個屬員招待他，好陪他談話，便又生出一件事出來。因那慶王子本是個志趣風流、性情跌宕的人，談到風月場中，自然適投所好。就中如道員段芝貴，在天津辦理巡警多年，頗有成效，久為袁世凱所賞識，自己正要謀個升階，不如在王子跟前極力周旋，先下個種子，然後托袁帥向王爺面前一說，自有王子贊成自己，料無不合。

所以故意將風月事情鋪張揚厲。慶王子聽得，已心花亂放，猛想起袁世凱說過，從前買過了一個南妓，日前歿了，也不勝悲悼，並說得南妓的聲色，為各省所不及，便向段道問道：「天津現有出色的南妓沒有呢？」段芝貴道：「有是有的，惟若不是大爺先說，卑職卻不敢說出。」慶王子道：「這時不算得是公事，盡可略去尊卑之分，說說交情便是。花天酒地，玩下也不打緊。」

段芝貴道：「大爺說得是。現新來了一個南妓，喚做楊翠喜，豔名久著。若論他的容貌，即在古來百美圖中，怕尋不出第二個。他唱曲子，不論什麼聲喉，並皆佳妙。想大爺見了，定知卑道之言不謬。他近來更工於登場唱戲，一穿戴了優孟衣冠，無不聲情畢肖。他唱那《翠屏山》一出，報紙上早已傳頌殆遍，想是大爺知得的。今他日前已到了津門，就請同大爺一同前往賞識賞識，未審大爺意下何如？」

慶王子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兄弟忝為尚書，若到那裡遊蕩，官方上總說不去，不如隱過名姓不提罷。」段芝貴聽了，故作掩耳，細想半晌才道：「大爺之言，自是有理。但那楊美人比不得別人，他往來的，若不是名公巨卿，那裡到得他門裡？怕他不知道大爺是什麼人，盡不大留心，風景就不像了。不如大爺故作不提，待卑道對他細說大爺是什麼人，並囑他不要對別人說便是。」慶王子聽了，不勝之喜，便一同換轉衣裝，同到楊翠喜那裡。

那楊翠喜知道他是當今王子，又正任尚書，權勢喧赫，自然極力奉承，周旋談吐極其風雅，弄弦唱曲更為留心。那慶王子先時看了他容貌，已是傾倒，及聽他唱曲，益發心醉。那夜先在楊翠喜寓裡談個不夜天。自此也常常來往，大有流連忘返之勢。更感激段芝貴不已，便謂段芝貴道：「老兄高才屈在下僚，大為可惜。此後當為足下留心，倘有可以升遷之處，無不盡力。」段芝貴道：「某不才，愧蒙大爺過獎，何以克當。但北洋袁帥曾對小弟說得來，他說像小弟本合居方面，只恐被人議論結援樹黨，故不辦（便）提保，每為小弟歎息，勸小弟耐守。故小弟以為士得知己，可以無憾。今又得大爺獎頌，自後定當發奮，以報知己。」

慶王子大為歡喜。次日，段芝貴又拜謁慶王子，王子道：

「自見了楊美人，耿未忘心。惜我身為貴胄，動多拘束。」說罷仍復搖首歎息。段芝貴默窺其意，便道：「現已有旨，且准滿漢通婚，無論什麼女子，皆可納充下陳，那有拘束的道理。若懼人談論，請大爺先自回京，卑道自有法子。」慶王子點頭微笑。

去後，段芝貴回想此事，盡要告知袁督才好，便到督署來，先隱過楊翠喜之事，卻道東三省現改行省，將來三省必各設撫台，統望大人留心提拔。袁世凱道：「你只是個道員，怎便能做得巡撫？」段芝貴道：「昔李鴻章、郭嵩燾，皆以道員補巡撫，何況今日破格用人，是在大人留心耳。」袁世凱想了想道：

「足下本有點才力，本該援引。你可在慶王子面前說說，若得他贊成，某無不盡力。」段芝貴大喜。辭出後，便決意買了楊翠喜送給王子，然後說項。正是：

此心欲得為巡撫，妙計先思獻美人。